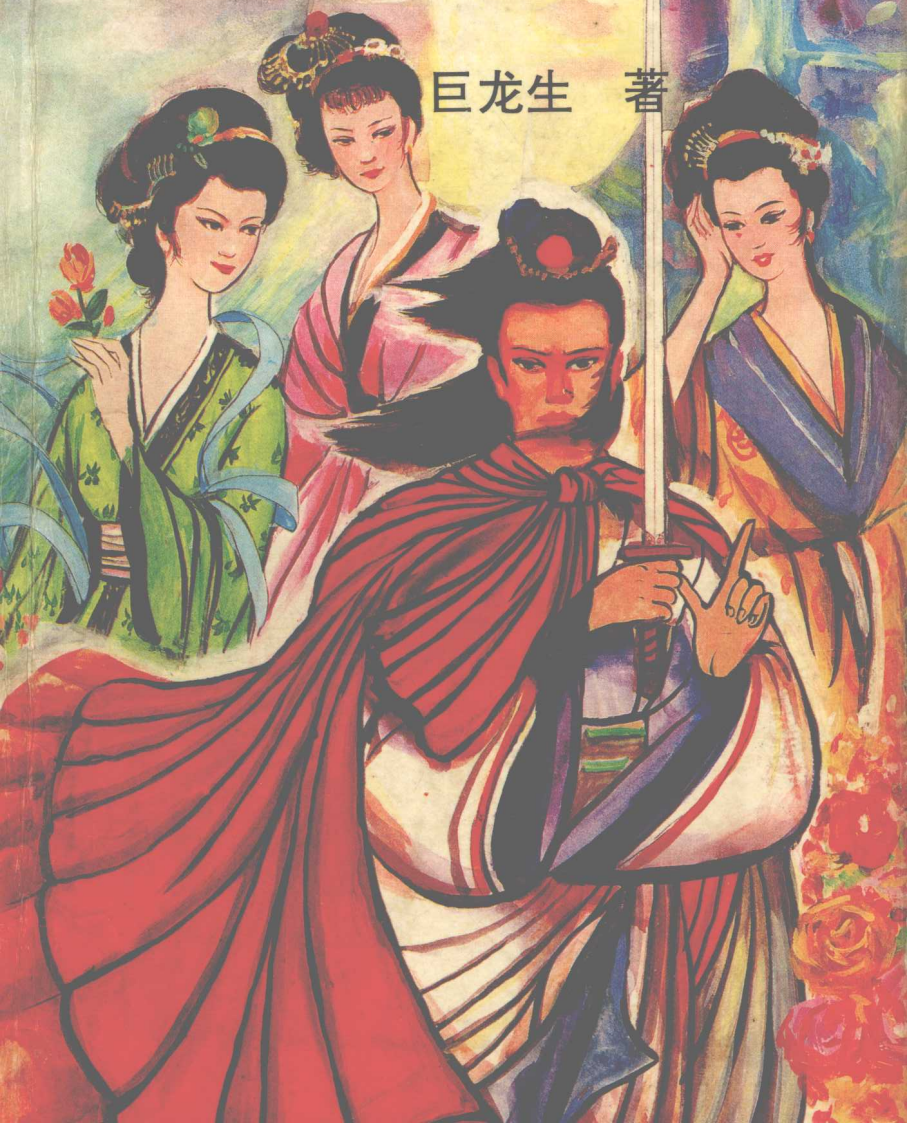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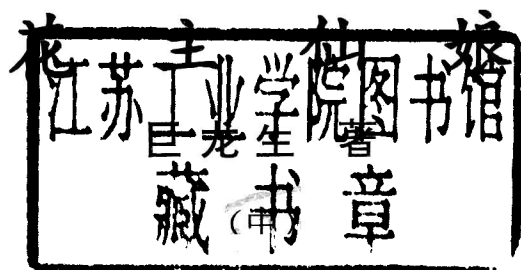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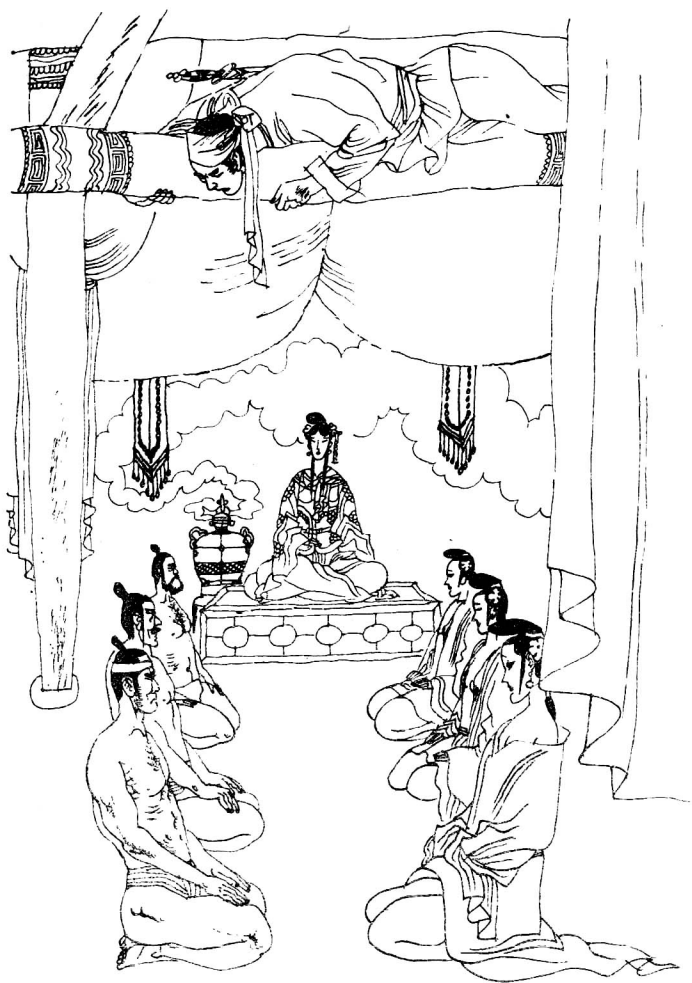
花主仙娘

巨龙生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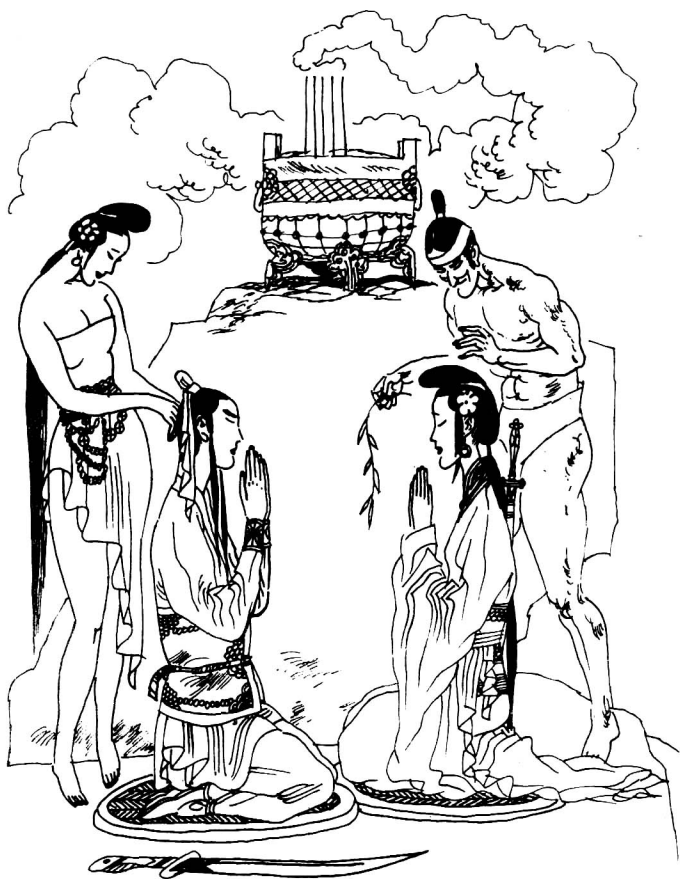
东方钰从屋梁上望去，只见那女淫魔宫妆鹤髻，端坐正中，全身透出一股邪气

（《夜闯淫窟》）



九个少女剑一式前指,分明是九宫剑阵

(《九宫剑阵》)



东方钰同董静宜抱元守一，灵台澄彻，任凭男女浪人如何挑逗，浑似不觉

（《玄牝妖法》）



天欲女魔喝道：“大胆淫徒，快把奸情如实招来！”（《人兽大战》）

第十七章 玉女曼舞

逍遥仙子镜容芳嘿然地微微一哼，腕下力挽九牛，硬生生地撤回了攻出的招术，原来她是畏惧于东方钰金剑的锋利，生怕折了她心爱的兵器。

东方钰已经看出了她的心意，冷然地笑道：“东方钰的这柄长剑，虽然吹毛可过，但是绝不会仗着剑身的锋利赢你的，你尽管放心好了……”

镜容芳闻言，粉面不由地一红，两朵朝霞飞起，更不打话，揉身直上，唰唰唰，连续攻出三棒。

只见是劲风呼呼地乱响，银蛇乱颤，棒身上的鳞甲，倏然间变长，倏然间又合上，“弹”、“蹦”、“绞”、“点”、“扫”、“粘”、“卸”，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来，银光滚滚飞出。

东方钰不由地一时之间兴起，振吭长啸了一声，欺身直前，掌中的金剑，陡地如电般疾迅地弹了出去，金光一缕，直冲入如涛的银海之中，只听见“呛”的一声响，银光骤敛，镜容芳踉跄后退了五步，一个站立不稳，险些摔倒。

敢情东方钰已经提足了内力，硬生生地绞散了对方银蛇棒的招术，镜容芳内力软弱，因此不支后退。

东方钰傲然地冷笑了一声，用力地抖动手中的长剑，劲力达到剑梢，嗡然作响。显见他功力不凡。

此时逍遥仙子镜容芳的怯意微生，她的独门兵器盘绕在玉臂之上，徐徐地迈步，盘旋半圈……

盘旋了半圈之后，镜容芳的步法渐渐地加快，直到最后有如飞丸逐星一般，围着东方钰不知绕了数十百匝。

一条红影带着一条银光，越转越疾，越转越快，蓦地只听逍遥仙子镜容芳大喝了一声，她手中的三绝银蛇棒已经呼啸着点了出去，只见得银星缤纷而舞，潜力万钧，也随之向前攻去……

东方钰却从容地化解，手中的金剑，剑尖频频地吐出，“铿铿锵锵”之声，不绝于耳，刹那之间，两个人已经不知道交换了多少招功夫了。

逍遥仙子镜容芳感到惊奇莫名，原来她此时已经是拿出了压箱底的绝学“银蛇七式”，这七式绝学，都是传自于天欲仙子李媚娘之手，虽然只有短短的七个招式，但是变化无穷，威力大得惊人。

镜容芳刚才使出的这一式名叫“千蛇齐啗”，一旦这招发出之后，由敌人的四周攻出的绵密招式，就有如是千蛇一同并进，如果是武功差一点的敌人，不要说是交手了，就是吓也得把他吓死。

首招没有什么功用，逍遥仙子镜容芳绝技继续施出，只见她的身形忽然之间一挫，右手的银蛇棒悠悠地荡起来，略一屈伸之间，已直指对方面门。

只听“叮”的一声微响，逍遥仙子镜容芳手中的那个银蛇棒已被荡开了老远，但是镜容芳已乘着这一荡之势，欺身上前了两步，身形已来到了东方钰的侧面，她骈伸左手的两个指头，直点向东方钰的“璇玑”要穴，指临敌身，忽然之间又向下一滑，圈点之间，“期门”、“章门”、“笑腰”三大穴，均在指风笼罩之下。

镜容芳的这一手，的确是阴辣非凡，若非不是成名多年，内外兼修的高手，恐怕实在无力使出此招。

指风如剑，镜容芳的心头不禁狂喜，师门的绝学毕竟不凡，顽强彪悍如东方钰者，亦将在指下称臣。

这原本就是瞬息之间的事，指风沾衣，而东方钰此时却浑若无觉一般，镜容芳秀眉轩起，轻哼了一声，纤纤玉指，已经落在了对方身上。

东方钰忽然之间回顾轻笑，神态不徐不疾，从容自然。镜容芳猛觉指下一虚，在厘米之差时，敌人的身体，竟然平平的滑出去了寻丈远……

在阳光的斜射之下，东方钰的衣袂飘飘，横剑卓立，站在那里，脸上流露出了轻蔑的笑容。

镜容芳不禁为之失惊，但是迅即间又羞愤交加，敌人分明就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单看他微翘的嘴角，就可以证明，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逍遥仙子镜容芳娇叱了一声，身法如电，再度卷上，银蛇棒纵横飞舞，象雨点一般招呼敌人……

东方钰站在那里，双手捧剑而立，目光注足着对方，屹立如山，神威凛凛，气势端的不凡。

两个人在刹那之间，已经互相交换了五招，虽然是名为五招，但是甚实两个人出手如风，兵刃交击，“叮叮当当”的，已经不下百余次了。

镜容芳的“银蛇七式”中的第六招使出，只见棒身的鳞甲在开合之间，幻化出七条蛇影，满天飞舞……

这一招名叫“七修妙凝”，这一招的利害之处，就在于使人眼花缭乱，看不清楚敌人的进攻方向在哪里，然后在第七招

上，长驱直入，一击挫敌。

七条蛇影颇为缓慢地飞向东方钰，竟自方位各殊，力量运用各各大异，东方钰定睛仔细一看，衷心大懔，以他目前的火候，竟也看不清楚逍遥仙子镜容芳到底是从哪个方向真实进攻的。

东方钰将金剑舞起，剑圈冉冉地飞出，“铮铮”一声响，那个银蛇棒被弹开一边，他心中一放，不由地暗暗窃笑道：“黔驴之技，仅只此耳……”

只听“呼”的一声，那满天的蛇影，悠忽俱都敛去，一道银光自上而下的压来，其势若奔雷一般，万钧潜力压得东方钰衣服贴体，身形震摇不停。

敢情逍遥仙子镜容芳绝技续施，“银蛇七式”中的最后一招“山崩地裂”，已经乘东方钰疏忽之间，突然之间跟着第六招接着使了出来。

东方钰连忙趁机挥剑一撩，身形已经连转了二个角度，反而从逍遥仙子镜容芳的身边穿过，一棒落下，枉自飞尘如山，击地成坑，但是对方竟毫发未伤，镜容芳不由大惊失色，清楚今日绝难讨好。

逍遥仙子镜容芳玉腕微扬，一道细细的银光，倏然间飞起，灵蛇似的击向东方钰的背后“脊心”穴。

东方钰闻风知道有变，反手一掌拍出，劲风声中，那银光斜斜荡开，竟是系在三绝银蛇棒上的那条细细链子。

东方钰仔细地看完之后，不由地哈哈一笑，金剑出手，金光滚滚，有如钱塘江怒潮，汹涌不已。

逍遥仙子镜容芳的锐气立时大挫，连忙向后退出了两步，银蛇棒连番的扫出，方始堪堪挡过。

书中交待，东方钰手中的金剑，无坚不摧，但是和逍遥仙子手中的银蛇棒屡次撞击，却始终没有损伤它分毫，这是因为东方钰事先曾夸下了海口，声言不依仗自己金剑的锋利，来制胜对方，因此每逢东方钰的金刀与那个银蛇棒撞击时，均以剑脊应战，故此镜容芳才能支持到今。

逍遥仙子镜容芳已经把压箱底的本领，一一施展完毕了，但是东方钰还是从从容容，这样一来，她心中大叫一声不好，气势骤挫，内心惶惧。

要知道两军交战，气壮者胜，镜容芳盛气一挫，不由地手忙脚乱，大大影响了她的出招攻势。

情势已经急转直下，镜容芳已被裹在了十丈金光之中，自保难以预料，急得香汗淋漓，计无所出。

东方钰手中的长剑有如金山压下，逍遥仙子镜容芳连连使出身法，难以脱身重围，不由急得是心魂俱颤，心里暗自忖道：“想不到我逍遥仙子镜容芳纵横湖海之中，不想竟然丧生此处……”

银光缭绕而舞，镜容芳尽出全力，狠命地一封。

东方钰击出来的金光，忽然之间斜斜地飞开，逍遥仙子镜容芳见状，不由地大愕，这是什么原因呢？对方胜利在握，竟然又轻轻的放过。

镜容芳心里疑惑，连忙定睛一看，只见一红一青的两条人影，在二、三丈外打得好不激烈……

逍遥仙子镜容芳一见之下，不由地心里一阵狂喜，原来是师妹到了，怪不得在东方钰忽然收招后退。

敢情东方钰刚才正在挥剑下击之时，突然之间远远地纵过来了一条红色影子，悄没声息地向着东方钰呼呼的拍出二

掌，直向东方钰击去。

那发出的掌风异常的凌利，东方钰虽然是一身的功力，也是不敢硬接其锋，滑身飘升数丈。

而那个红影却如影随形般的跟到，“铮铮”两声响，撒出一面银白色的钢盾，和一柄长才尺许的碧光晶莹的短剑。倏然之间她已经欺身直上，直抢到东方钰的左侧来，手中的那柄短剑平平地划出，碧光如同朵朵灵焰，如电攻到。

东方钰不由地吃了一惊，慌忙不迭的向后退了两步，但敌人竟跟踪追到，剑尖方位不变，原招送出。

东方钰见状，不由地怒声哼了一声，敌人竟然敢依仗着一身小巧的功夫，连番地进逼，这简直是没有把两江绿林道的总瓢把子东方钰放在眼里。

东方钰此时也不再向后退却了，他心中十分生气，左手拳起，猛然间向外捣出，而拳到中途时又忽然之间变拳为掌，掌心向外一登，只听见“呼”的一声响，狂飚骤起，潮涌而出。

“蓬”的一声响，那个红影踉跄地向后退出了两步，敢情她挥动左手银色钢盾，硬生生接下一招。

她的身形后退中，脚步微错，硬将身形停住了，东方钰此时定睛细看来人，才发现刚才那个施袭的红影，乃是一个红衣的妙龄少女，此女明眸善睐，皓齿生辉，脸上似笑非笑的望着东方钰。

东方钰一看之下不由吃了一惊，已经认出了来人正是那个与逍遥仙子镜容芳同行的少女，看她刚才出手招数，劲强招诡，武功不在镜容芳之下。

东方钰的脸上不由地泛起了一丝冷笑之色，缓缓地说道：“姑娘贵姓大名，是否也要向在下赐教……”

红衣少女妙目流波，樱唇微破，刚想要开言说话，身边却又响起了一个银铃般的声音，只听见她说道：“东方公子，还是由奴家来代为介绍，她就是我的五师妹瑶台玉女，名叫陈么凤……”

东方钰循着声音一看，敢情刚才说话的人乃是逍遥仙子镜容芳，只见镜容芳在说话的时候，故意扭捏作态，吐出莺声软语，媚眼频飞……

东方钰恨恨地向逍遥仙子镜容芳白了一眼，冷笑道：“好极了，公子爷还有要事要待办理，你们两个干脆一齐上吧，免得逐个打发的麻烦……”

逍遥仙子镜容芳还没有开口回答，瑶台玉女陈么凤已经抢先地开口说道：“公子豪气，令人钦佩，但是我陈么凤五年的江湖生涯中，所会高手，又何止百人，却还不屑于二打一，公子如果是有本事的，那么你就尽管全都使出来吧……”

东方钰听她这么一说，只是微微地一笑，抱着金剑卓立，轻声道了一个“好”字，站着不动。

东方钰的身形，有如岳崎山亭一般，不动如山，一双俊目灼灼前视，显示出丝毫也不懈的样子。

瑶台玉女陈么凤傲然而笑，左手的钢盾挥动，右手碧色的短剑前伸，脚步微错，右绕五步。

东方钰的身形也跟着转动，却见瑶台玉女陈么凤白齿微露，低声地笑着道：“我这个望月盾和碧灵剑，另有妙用，但是你尽管放心好了，我只会仗着招术取胜，绝不使用怀中藏的毒砂便是了……”

东方钰仔细地打量了瑶台玉女陈么凤几眼，不由地对她产生了好感，心里暗想道：“她虽然是天欲门下的弟子，但是竟

然也不失其光明磊落，待一会儿，倒要手下留点情，免得将她伤了……”东方钰想到这里，含笑地说道：“东方钰手中是家传的金剑，无坚不摧，但是我只用剑脊封架，姑娘兵器，不虞损伤，亦可尽管放心……”

陈么凤斜睨了东方钰一眼，螭首微颌。低声道：“公子请了……”

东方钰把手一拱，也说道：“姑娘先请出招吧！”

逍遥仙子镜容芳站在一边，看着两个人，很是生气，她看到东方钰对师妹瑶台玉女陈么凤客客气气的情形，竟然不由自主的吃起醋来，她还以为是东方钰对师妹陈么凤生出了情愫了呢！

瑶台玉女陈么凤欺身向前，碧光一溜闪间，直指向了对方的“心坎”要穴，招至半途时，那把碧灵剑一振一圈，碧光纷纷洒落，幻化出十多个小剑，觅隙欲进。

东方钰见状，朗声地一叱，步踩七星，脚下方位二易，长剑挥出，金光好象屏风一般挡在前面……

瑶台玉女陈么凤一见这等情形，短剑疾撤，娇躯半转，身法有如游龙惊鸿一般，曼妙无比，迅捷绝伦的绕着东方钰走了一匝，银碧二色的光华交相涌出，刹那之间，连连攻出十二、三招。

旁观的人，只会看到一条发出银碧闪光的红影，电飞星驰一般地绕了一圈，至于攻出的招式，那是根本看不清双方到底是怎么出的招式。

瑶台玉女陈么凤素以轻功见长，此时只见她跳丸逐电般的不断出手抢攻，似有一团银光和一道碧光，上下飞舞，把东方钰紧紧地罩住。

瑶台玉女陈么凤，幼时就得天欲仙子李媚娘的宠爱，复加上她天资聪颖，根骨甚佳，因此招式一旦使开了，宛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奇招迭出，东方钰虽不至于落败，但想取胜，却谈何容易。

片刻之后，只剩下了金碧银三种颜色的寒光，和那密如贯珠连串爆发的声响，根本就看不清楚哪个是东方钰，哪个是瑶台玉女陈么凤了。

百来个回合之后，东方钰开始渐渐的焦躁起来了，董姐姐正陷身待救，姜姐姐又没有寻来，敌众我寡，旷日持久，只怕会对自己十分不利。

东方钰一想到这里，不敢再与瑶台玉女陈么凤这么再行游斗了，怒啸了一声，长剑由上而下，接连挽起了两个剑花，然后又微微地下垂，已经使出了“幽兰九剑”的第一招“三月香飘”。

紧跟着东方钰身随剑走，手中的那个长剑宛如游龙一般，金光闪闪的，自下面倒挑而上，剑尖外吐，这正是“幽兰九剑”中的第二招“千叶丛生”。

瑶台玉女陈么凤的短剑攻出之后忽然之间一滑，“当”的一声响，无端端的击在了东方钰剑上，只见东方钰的剑尖微微一招，力量却如山涌出，碧灵剑被击得悠悠荡起，差一点脱手飞出。

还好，东方钰曾经对自己说过他不会依仗着自己那把家传金剑的剑刃锋利而取胜的，因此瑶台玉女陈么凤的那把碧灵剑只不过是撞在了东方钰那把金剑的剑脊之上，否则短剑一毁，败亡立至。

瑶台玉女陈么凤被刚才发生的这一切惊出了一身的热汗

来，慌忙急速飘身后退，但是东方钰手中的长剑却如风一般，疾速地又戳将了过来，剑行至到半途之中时，陡地一沉，划出了一个大大圆圈，瑶台玉女陈么凤身不由主的挥盾一挡，身形竟然已被剑圈包没了，只听见“叮叮叮”连续三声响过，她手中的银盾脱手欲飞。

瑶台玉女陈么凤连忙使出了全身力气，紧紧地握住了银盾，口中娇喝了一声，手中的碧灵剑反手砍了过去，“巫山梦回”化为“大衍如环”，一招两式，急急地冲着东方钰这边送出……

这一招，瑶台玉女陈么凤已经是使出了吃奶的气力，粉脸胀得通红，但是短剑到处，东方钰身形微晃，不离方寸之地，短剑已贴身，走了空招。

在惊急交加之中，瑶台玉女陈么凤只见到有一张英俊的脸，欺身她的身前，相隔不过二尺……

瑶台玉女陈么凤急急地挥动“望月盾”，只听见“铮”的一声响，却被东方钰的剑把撞开，她此时是门户大开，后退不及，前胸要穴，任人点拿。

瑶台玉女陈么凤此时是满额冷汗迸出，她的鼻端忽然闻到了一股甜香，心念一转，已知就里，但是禁不住倒在地下，就此人事不省了。

不一会儿，瑶台玉女陈么凤醒转了过来，只见师姐逍遥仙子镜容芳站在自己的面前，不远的地上，正躺着几乎快要击败自己的东方钰，东方钰所使用的家传的那把金光闪闪的金剑，撩在一旁。

师姐逍遥仙子镜容芳微笑地对她说道：“师妹，你好了吗？刚才我见情势危急，就使出了柔神迷香，却想不到把师妹也给

迷晕了过去……”

敢情刚才逍遥仙子镜容芳看见形势不妙，冷不防地使出了暗算，东方钰正在打斗之中，骤出不意，竟然着了她的道儿，但是瑶台玉女陈么凤因为事先没有服解药，因此也同时倒地昏迷……

师姐妹两个人把行囊打开，取出了一个白布的口袋，把东方钰装入了袋子中，然后又紧紧地把袋子缚定，竟自双双急急忙忙地赶回七星岩去。

象这种白布口袋，她们姐妹带的甚多，白布口袋制做的也很精巧，中间有软胶做的夹层，原来是为了方便她们在各大城市中掳劫俊美壮男时使用的，此时却正好用上。正因为如此，沈秀蝉的阿玉，阿黄二獠和那些大小群兽，竟没有发现东方钰已经上了桐柏山的七星岩来了。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东方钰已经悠悠醒转过来，瞥眼一看，身处在一间大堂之中，那个大堂高达三丈，宽广各有数十丈，地上一色的浅碧琉璃细砖，墙面莹洁如玉，青白相映，气象万千。

大堂的正面，有一个翠玉似的玉墩，旁边雁翅似的排列着七个较小玉墩，左面三个右面有四个，似乎这大堂乃是主人升堂会众的地方。

东方钰暗暗地猜测着，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但是他清楚的记得，自己当时和瑶台玉女陈么凤激战了约有百来个回合，最后自己使出师门绝学“幽兰九剑”，对方马上力不可支了，岌岌可危，想不到在这时候有一股甜香袭了过来，自己竟颓然倒地，想来大概中了敌人暗算。

东方钰一想到这里，异常的着急，探手一摸身后，果然发